

1981 年，一位年轻的轴承厂工会干事出差大连途中，在街头巧遇一名蛋雕艺人，当即驻足观赏，并在一番倾心交谈后建立了师徒关系。翌日黄昏，师傅就来到这名年轻人住宿的旅馆，他给年轻人带来一把刻刀五个鸡蛋壳，随后讲了几个要领，让他试着在上面刻写出自己的姓名等字样，结果，师傅走后的整个晚上，五个蛋壳全部“殉难”。

时光飞逝，上海世博会期间，一件镂空蛋雕《上海风光》全程展出。该作品将东方明珠塔、中国馆、杨浦大桥、外滩景色、白玉兰浮雕，以及胶卷、舞蹈、大提琴、五线谱、草坪等元素完满结合起来，并借助蛋壳的原色和斑点色泽，整体更为流光溢彩，精妙绝伦。这件作品，就出自当年那个拜师学艺的年轻干事之手。

在采访这名“蛋壳上的舞蹈者”时，我给了他许多赞美，而他在讲述了诸多故事后真切表示：“其实，我并不是很聪明，我



边看边聊

耳扶起小女孩，关心地问，为什么要到车站旁卖报？小女孩说，这里人多，可以多卖点报，家里太穷了，靠卖报生活。她哭着向聂耳说起了自己的身世。

女孩生在苏州，父亲

患病去世，母亲带着一家来上海谋生，住在闸北，“一·二八”日寇轰炸，闸北成了火海，全家逃离闸北，住在“八仙桥”，后搬到吕班路顾家弄（今重庆南路 26 弄），在吕班路霞飞路口（今上海妇女用品商店东边）摆了个报摊，小女孩跟着母亲卖报。小女孩说，她没有名字，上不起学，只知道自己姓杨，附近的人都叫她卖报“小毛头”。

聂耳同情“小毛头”一家的遭遇，将捡起的报纸全部买了下来。他想帮助“小毛头”，可自己的收入也只好维持生活！突然，他有了主意：给“小毛头”写

只是记住了师傅的一句话，慢工出细活。要知道，我虽然学艺二十余载，但为了这件蛋雕作品，我从酝酿、采风、设计到完工，还是花费了一年左右的时间！”

我不禁醍醐灌顶，脑海里倏然闪现出一句谚语：慢工出细活。

想起儿时的农村生活。那时，乡村机械化程度尤其低下，工程队修筑公路时，往往先把路基垫高，随后搁置一两个月。难免有人埋怨施工方拖拉拉，耽误了出行，这时，饱经风霜的老人们便会良言相劝：“这个路基只有在日晒雨淋中慢慢结实起来，随后才能铺上路面，否则，匆匆忙忙修成的路，很快会变得坑坑洼洼，后悔也来不及啦！”

旧时的日子里，乡里的土布是用纺车摇成线，在织布机上织出来的，酒酿是放在陶罐里搁在灶间乃至床头酿就的，鞋底是将一层层旧布浆叠起来一针一线纳

慢工出细活

赵荣发

首歌！边唱边卖报，生意也许会好一点。他立即去找安娥商量。安娥是诗人、剧作家，1929 年从前苏联回国，战斗在中共隐蔽战线，有“红色女郎”之称，将收集的情报直接交给陈赓。安娥听聂耳一口说，觉得不错，很快就将歌词交给了他。聂耳带着歌曲，又来到了霞飞路吕班路口，唱给“小毛头”听：“啦啦啦！啦啦啦！我是卖报的小行家/不等天明去等派报/一面走，一面叫/今天的新闻真正好/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……”

过路人感到新鲜，好奇地听他们唱歌，果然，报纸卖出去了好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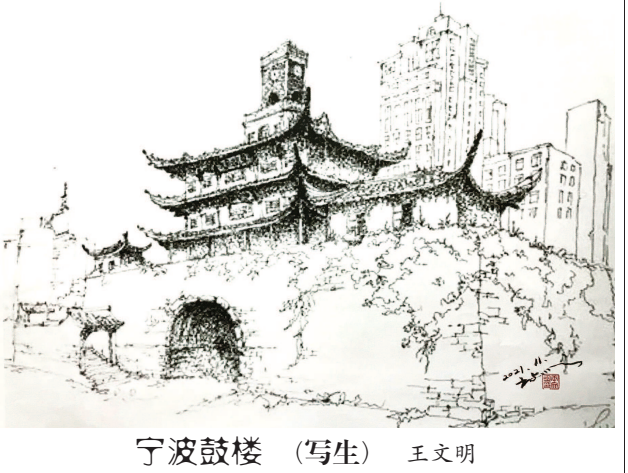
《卖报歌》，吕班路霞飞路口第一声！“小毛头”名扬上海滩了。1934 年 5 月，聂耳与田汉合作完成的

夜光杯

啡。在我印象中，这里应该属于高档的专营场所了，不料老先生温和地回绝了：“算了吧，那里的现磨咖啡也就一般般，还不如我自己在家煮的好喝。”我听了，暗中心叹，上海老克勒就是懂经，一句话就道出了咖啡品位的高低，也怪不得如今的上海滩，速溶咖啡尽管风靡于大街小巷，骨子里仍然抵不过现磨咖啡的魅力，占领不了领军地位。

不过，那天我喝了老先生煮出的咖啡后，还是换上了一壶碧螺春。我终究还是喜欢喝茶，慢饮细品，嘴里回味无穷，心里也滋润起来，有时头脑里还会浮起去湘西旅游时傣族姑娘唱起的一首民谣：“只要两人情意好哟，凉水泡茶慢慢浓。”

记忆里，有这样一句话一直让我印象深刻：“从前车马很慢，书信很远，一生只爱一个人。”原来，慢工不仅可以出细活，而且能和自己的心上人相濡以沫，赢得一生的耳鬓厮磨，一世的真情。



宁波鼓楼（写生）王文明

生发生了改变，成为上海滩一位当红女影星，在《青春》《慈母泪》《秋海棠》等多部电影中饰演主角或配角。《马路天使》是明星影业公司出品的一部杰作，拍摄于 1937 年，导演袁牧之约请“小毛头”饰演影片中的“小红”，因“小毛头”没有情爱方面的生活体验，袁牧之只得另找“小红”。一个日后在上海滩大红大紫的女孩，进入了他的

的视线。她就是周小红（黎锦晖为之改名周璇）。一试镜头，果然不错，导演决定启用。16 岁的周璇，因此一炮而红。

几十年后，媒体记者在工人新村找到了“小毛头”。说起《卖报歌》，这位已是 80 多岁的耄耋老人眼圈红了。当年，一位姓张的陌生叔叔来找她，说喜欢看“小毛头”演的电影。听说“小毛头”还没有上学，愿为她提供学费，在张叔叔帮助下，“小毛头”终于走进了学堂，张叔叔还给她起了个学名：杨碧君。这以后，张叔叔就不见了。改革开放后，杨碧君才知道，张叔叔是中共地下党员，真名张光锐，地下党组

清晨，我哭着从梦里醒来，发现枕头已被泪水浸湿。梦里，妈妈寄了十样家乡的物品，竟然还有崇明大米。爷爷躺在竹椅上，说想我了，盼我赶快回家。他说我瘦了，回来烧红汤补补，我说天天夜跑，继承了他的运动员基因，他开怀大笑。他的腹部因做过手术一直肿胀，我注意到它正常了，开心了好一会儿，正想说，爷爷加油，回来就去苏州听评弹。眼前忽又出现了太公，正想叫，醒过来了。

团圆，我日思夜想的团圆，哪怕是我让我喊一声“太公”，终究只能在梦里了。醒来，思乡的惆怅仍萦绕着我，我蜷缩在床上哭泣，却再也盼不回团圆。

到新加坡，我养成了每日夜跑的习惯。沿着马路出学校，过天桥，便到了西海岸公园。灯火通明的港口，集装箱上上下下，海的尽头就是我的家乡。公园里有一片湖泊，我把她称为丽娃河，她像我家附近华师大的一景，湖水倒映着游动的白色灯光。周围是一圈椰子树，每每抬头便能在广袤的天空下看到一轮明月。当明月渐趋完整时，我总会特别想家。

我从未真正读懂过“千里共婵娟”的真正含义，直到只身海外。看着月亮仍然高高悬挂在夜空，跨越时空的痛总会涌上心头，唯一的安慰是相信太公会化作天上的守护神，仍会注视着我。往昔幸福的回忆出现在眼前，月圆的那一天，家里总像过节一样，一定会吃汤圆、八宝饭，啊！五芳斋的八宝饭真让人垂涎三尺，晚餐也少不了红汤，爷爷总是一大早就开始忙，我会帮着包汤圆和做春卷。太公会吟诗，关于月亮，关于团圆，有时会哽咽。到了晚上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爷爷还会满上一小杯红酒。晚饭后，爸爸妈妈带我去顶楼看月亮，但记忆里总有许许多多的云，等好一会儿才能窥见明月，但不久又被云遮住，我们只好扫兴而归。

新加坡的夜晚少云，每晚月亮高高地攀上椰子树梢，星星点缀着夜空，唯有蝉鸣相伴。我本应无比享受这在上海难见的美景，然而我却无暇欣赏，沉浸在思乡中。明月如盘，提醒着我过往的幸福如烟，在他乡的游子只能与明月一起“对影成三人”，家人也会如此偷偷流泪吗？

在上海的这些年里，我总盼望着成为雄鹰飞向世界，学尽天下本事，常常不能理解同学一到假期便匆匆回乡，宁愿放弃宝贵的实习机会。当我真正迈出这一步时，即使只离家了两个月，我抑制不住的思乡情已满溢出来。在流泪醒来的那天早晨，我又开始纠结要不要继续去远方，理想在这痛彻心扉的苦楚面前黯然失色。没有什么比团圆、比亲情更值得珍惜的了。

我从未将上海称为“家乡”，如今她终于成为我日思夜想的家乡，一切都那么值得留恋，秋日夕阳斜照的愚园路上，热乎乎的鲜肉月饼却离我如此遥远，泪又止不住地下来了。

家乡的明月，终究也成了今日的我挥洒不去的痛。

家乡的明月

陶

陶



七夕会

早晨醒来，抬眼望向窗外，期待中的明媚阳光没有出现。一位小学生从车窗前经过，他戴着口罩，边走边回头看了我的房车几眼，随后消失在白茫茫的树影里。

车窗像一张透光的宣纸，我透过朦胧，极力望向城市的远处。我想象着南方的窗外，此刻必定是通透的天空和碧蓝的大海，车窗外这另类的沙尘天气来得并不突然。我昨天驾驶大房车坚定走过 315 国道通过新疆关口，很快就到了罗布泊的边缘。

罗布泊，对了解这个名字背后传说的人，心里感到既神秘又有几分恐惧。我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罗布泊的神秘和恐惧。大地在这里成了一条直线，苍苍茫茫和天空形成对峙，天地在这里打成了平手，都呈现一幅阴沉低垂的模样。我的房车行驶在一个未知的空间，这个时空对我来说十分诡异，有一种被什么东西包裹囚禁的感觉。

我驾车沿着 315 国道继续向前，情绪被从未有过的绝望左右，耳边呼呼的风裹挟着沙粒击打着车窗玻璃，马路上那扭动飞扬着的黄沙，前方难以逾越的灰蒙，在这里变得不可言喻地狰狞。

罗布泊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有文字记载，上世纪七十年代罗布泊还有不小的湖泊面积的，随着塔里木河的断流，罗布泊变成了干涸死寂的沙漠。一切都看起来不可逆转。大风龇牙咧嘴狂笑着掀起漫天黄沙，肆意蔓延至最远的距离。生活在南方娇艳欲滴环境中的我，无

孤独公路 陈 阁

法透彻理解西域大漠的荒凉。好奇占据着内心。

昨天，我还在荒凉中感到欣喜呢。车行青海高原的 315U 形公路，我兴奋地跳上路边的黄土高坡，激动地用相机拍下荒凉大地中一条起伏国道的绝美。

当我的车冲进 315 国道那最不可思议魔鬼般的雅丹地貌时，我从最初的忐忑转为惊叹。我放慢车速，左顾右盼，感觉自己来到了传说中的西王母古国，这里的金字塔、狮身人面像、宏大神殿以及西王母的王宫在眼前惊现。

西域的那些神秘古国，总能勾起我无穷无尽的幻想。那些梦幻般的古代王国，曾是怎样一番惊艳景象？葡萄酒夜光杯，当年的西王母国、楼兰古国、尼雅古国、精绝古国……西域三十六国，正是我

此刻车轮滚滚向前的这片广袤大地。楼兰古国是最能勾起驰骋西域旅者无限探索欲望的。他的兴与衰，总是充满着神秘色彩。今天的楼兰遗址掩盖在苍茫与荒凉之下，通过想象力与《史记》的记载，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当年楼兰的真实样子。

烟波浩渺的罗布泊湖畔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，湖边一座繁茂的城市楼兰，人们在船上悠闲捕鱼，在茂密的胡杨林中捕猎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慷慨馈赠。一群楼兰美女翩然而至，她们追逐着罗布泊湖边的那些艳丽的鲜花。微风渐起，一朵粉红杏花飘落地上，姑娘们笑着侧身蹲下，捡起粉嫩杏花插在秀发上，莞尔一笑，灿若夏花。

一个驰骋天下的旅者，假如没有想象力，旅途将是干巴乏味的。感谢丰富的想象力，让我的孤独公路实在丰富多彩。漫天黄沙飞舞，苍茫大地遥望，只有对荒漠中那些远去古国的想象，才觉得路途是如此美妙而充满滋味。

穿过若羌，经过且末，到达民丰，315 国道伸展向前。逐渐，道路两边出现了绿色，两边的植被如此统一，像是列队接受检阅的军队。我摇下车窗，放慢车速，向这抹绿色行注目礼。

旅游

那年，我独自去大连旅游，途经当地的人民广场，那里现代化城市的景观吸引了我，我不由把包往路边的草地上一放，取出相机兴致勃勃地拍起北方风光。

“妈妈……”传来一阵哭声，只见前方一个 5 岁左右的小女孩喊叫着，她的旁边围着两个打工仔模样的汉子。我心一沉，应该是小孩走失或迷路了。我不拍照了，急忙奔了过去。却见一旁的一个小胡子抱起挣扎的女孩。“你是她什么人？”我严肃地问：“她、她……”小胡子支支吾吾，放下孩子，溜了。

我安慰着孩子，可她仍不断地哭，我只能领着她走向广场大道中央，想用手机打“110”与警署联系。“啊呀！不好，我的包落在草地上了。”顿时，我慌了神，因为我旅途中的全部“家底”都在包中。此时，已经围着许多热心的大连人，他们七嘴八舌纷纷给我出主意，我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委托一位和蔼、慈祥的阿姨照看小孩，并请另一位有手机的广东游客报了警，我这才急奔着去找包。

然而，包已不见了，问了附近不少

人，都说不知道。“这下完了。”我苦着脸，定神后想起刚才的事，民警现在该到了。我想知道事情的结果，也可把丢包的事向民警说说。我又一次返回小孩身边，这时，民警已闻讯赶到，一旁的热心人也围

着小孩不停地安慰：“不要怕，警察叔叔会帮助你找到妈妈……”这是一幕多么感人的镜头，我赶紧抓起相机，拍摄了一组照片。

回到酒店，一位清瘦高个儿，戴着眼镜的大连小伙子正在大堂等我。原来他赶到我的包，从包里的证件信息上得知我的住处，小伙子怕我着急，特地赶来。

我由衷地感谢他。人与人之间，人与事之间，构成一幅实实在在的丰富多彩的画卷。后来，我拍摄的一组新闻照片，很快在《大连日报》“社会新闻”版面刊出了，标题醒目：“小孩走失引出的故事”并有编者的评论，表扬了上海人挺身而出的义举，也赞扬当地警察的服务精神。我看着报纸，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，我真后悔没有留下另一位大连小伙子名字和照片……

